

意蕴深厚的艺术形象

——江陵楚墓丝织品巫术神话的文化破译

袁千正 袁 朝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刺绣品上的图案,神秘莫测,精美绝伦,令人惊叹之余而又难于文化破译。本文试图将其中充满魔幻意味的艺术形象纳入先秦神话系统,从对应与整合中找寻它们的原型及组合关系,发掘其深层文化意蕴,认为:“三头凤”就是古籍中“离朱”的艺术造型,与“三头凤”纠结在一起的植物应是“琅玕之树”,绣纹是日月星的象征符号,而亲密交合的龙凤虎则是楚人的尊崇对象。这些艺术形象展现了楚人的“光明崇拜”、“生命一体化”巫术神话意识、强烈的生命情感和超自然的心理经验世界,构成了楚人观念中生气盎然的关于宇宙生命运动的系统信息。

1981年元月,考古工作者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绝伦的丝织品。其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湛,保存之完整——历经2000多年这些丝织品仍然色泽如新,光彩照人——都是前所未见的。面对着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古代丝绸宝库,人们无不惊叹楚人丝织刺绣技术的高度发达。尤其使人惊奇的是丝织品上绚丽斑斓、五光十色、巧夺天工的绣纹图案。楚国无名艺术家独运匠心,将世间万物抽象变形、分解组合所构成的一幅幅奇异神妙、变化无穷、光怪陆离的图案,其艺术形象使惯于标新立异的现代派艺术作品也相形见绌。面对着这些鬼斧神工式的艺术绝品,我们不仅领略到楚人灵动飞扬、自由浪漫的艺术精神,同时还强烈地感受到先秦楚地神秘莫测的巫术神话氛围。这些并非仅仅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作品,它们出现在楚人墓葬中,必然具有某种特定的意义,即其主要功能价值与楚人的巫术神话意识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些绣纹图案的艺术表层语义,就无法真正进入楚人的心理经验世界。我们只有把这些充满魔幻意味的艺术形象纳入先秦神话系统,从对应和整合的角度去寻找它们的原型,剖析它们的组合关系,才能确切地把握它们的真实含义,从而发掘其深层的文化意蕴。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试图从这些绣纹图案中反复出现的主要艺术形象凤、虎、龙、日、月、星、植物等入手,结合古代典籍的相关记载,寻求其原型意义,剖析其组合关系,从而发掘其中潜隐的巫术神话含义。

一、“三头凤”——永生不死的神鸟

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丝织品绣纹图案中,凤纹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已见刺绣纹样的十八幅图案中,有凤纹的达17幅,而且形态各异,无一雷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头凤”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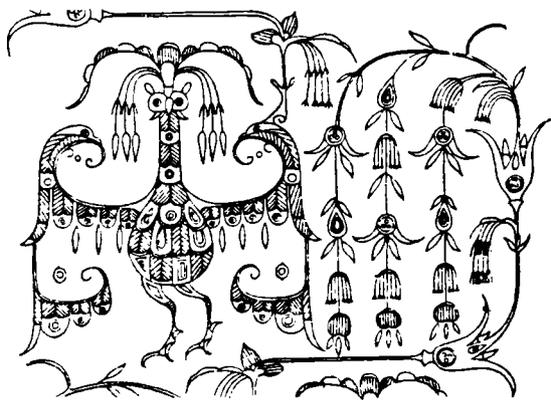


图 1. “三头凤”纹

图 1 中凤首如泉，凤腹近圆，正面而曲腿，双翼齐举，两翼端部内勾如凤首。“三头凤”的形象怪诞奇特，表现出一种超自然的巫术神话意味和神秘美感，学者们对此赞叹不已，但对其潜隐的巫术神话含义却困惑难解。

“三头凤”，在古代典籍中确实难以找到关于它的明确记载，然而并不难发现与之相关的文字：诸如“三头人”、“三头神”、“三足鸟”之类的记载在古籍中比比皆是。《山海经·海内西经》曰：“服常树，其上有三头人，伺琅玕树。”《艺文类聚》卷 90、《太平御览》卷 915 引《庄子》逸文曰：“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其名为凤，其所居积石千里。天为生食，其树名琼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为实，天又为生离珠，一人三头，递卧递起，以伺琅玕。’”“三头人”又名“离珠”，“守候”或“守卫”着传说中的神树“琅玕”。上述两段记载相互印证，表明“三头人”（离珠）在上古神话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十二月神帛书》中绘有三头神，据饶宗颐先生考证，这三头神即三头的“离珠”^①。那么，“三头人”与“三头凤”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袁珂先生写道：“窃以为（离珠）即日中跋鸟（三足鸟）。《文选》张衡《思玄赋》：‘前长离使日兮。’注：‘长离，朱鸟也。’《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传：‘鸟，南方朱鸟七宿。’离为火，为日，故神话中此原属于日，后又象征化为南方星宿之朱鸟，或又称为离珠……而世传古之明目人，又或冒以离朱之名，喻其如日之明丽中天、无所不察也。日鸟足三，足讹为头，故又或传有三头离珠（朱），于服常树上，递卧递起，以伺琅玕也”^②。袁珂先生的考证表明“三头人”的原型即“离珠”，也就是太阳鸟——三足鸟，同时也清楚地揭示了上古神话传说中人、凤、太阳、星宿之间的嬗递互渗关系。由此可见，马山一号楚墓丝织品绣纹图案中的“三头凤”正是神话原型离珠的艺术造型。

如果我们将古代典籍中的相关记载汇集连缀起来，那么“三头凤”原型的演变轨迹就依稀可辨了。《大荒南经》曰：“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说明在“三头凤”（三足鸟）嬗变为“三头人”，再衍变为“三身人”的过程中，又衍生出其父母“帝俊”、“娥皇”。这种现象显示了上古神话传说由原生态向历史化演变的趋势。《大荒西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谓大荒之野。”“三头凤”（三足鸟）演变为“三面人”，其细节更为丰富，交待了其所在的方位“大荒之山”，介绍了其身份“颛顼之子”，隐约透露了“三面人”与“日”、“月”的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三面之人不死”的神话深层语义。由此我们看到，从“三头凤”到“三面人”的

类型演变过程中,原型的巫术深层意蕴由隐而显,最终清楚地表露出其“不死永生”的意义指向。正是由于“三头凤”(离珠)及其变体具有不死永生的巫术功能,所以在古代典籍中“离珠”往往与圣人的葬所联系在一起。《山海经·海外南经》曰:“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爰有熊、黑、文虎、雌、豹、离朱、视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一曰汤山。一曰爰有熊、黑、文虎、雌、豹、离朱、鸱久、视肉、虔交。”《大荒南经》曰:“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爰有文贝、离俞、鸱久、鹰、贾、委维、熊、黑、象、虎、豹、狼、视肉。”“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爰有文贝、离俞、鸱久、鹰、延维、视肉、熊、黑、虎、豹。”“离俞”,郭璞以为“离朱”。《山海经》中提到帝尧等圣人葬所时,一再提到“离朱”或“离俞”,实际是暗示离朱与人的生命行为关系密切,其巫术宗教功能十分明显。

上古神话中,“凤鸟”(包括三头凤)是具有图腾意味的神圣之物。根据巫术宗教规则,具有图腾意味的神圣之物往往与人的生命休戚相关,人的生命内核或生命精华贮存、寄居在图腾物中。由此可见,这种图腾崇拜是上古生命意识的集中表现。卡西尔写道:“原始人绝不缺乏把握事物的经验区别的能力,但他在关于自然与生命的概念中,所有这些区别都被一种更强烈的感情湮没了:他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solidarity of life)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原始人并不认为自己处在自然等级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上。所有生命形式都有亲族关系似乎是神话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⑧上古神话中的“三头凤”与“三头人”、“三身人”、“三面人”之间的转化与沟通,无疑是原始思维“生命一体化”观念的具体体现。楚人崇凤,奉“凤”为具有图腾意味的神物,“三头凤”(离珠)出现在楚人墓葬中自然就无足为怪了。在楚人的心目中,当人的生命载体衰老死亡后,生命的内核或精华就转移回到“三头凤”中,在巫术神话思维的同质互渗原则支配下,楚人认为生命的内核在不同的个别生命形式之间转移运动,从而永生不灭。“三头凤(离珠)特定的巫术功能正在于此。

二、琅玕树(三珠树)——不死之树

当我们明确了“三头凤”与“三头人”等类型的衍变关系后,就可以推究与“三头凤”纠缠在一起的植物纹的身份了。(参见图1)《山海经·海内经》曰:“服常树,其上有三头人,伺琅玕树。”笔者认为,“三头凤”纹绣样中的植物极有可能就是“琅玕树”。郭璞注:“琅玕子似珠,《尔雅·释地》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之琅玕焉。’《列子·汤问》篇云:‘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不老不死。’”这里的:“珠玕之树”中的“玕”即“琅玕树”;“珠”则是《海外南经》中记载的“三珠树”。其文曰:“三珠树在厌火北,生赤水北,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一曰其为树若彗。”“琅玕”与“三珠”两树并举,花与果都相同,应同属一类,在古代典籍的记载中,它们或明或暗都与“三头人”或“三头凤”(离珠)有关联。

认真考察图1中的“三头凤”绣纹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植物纹形状与《海外南经》中描述的“三珠树”形状十分相似,其花、叶、茎上皆有珠形物,可谓“叶皆为珠”,而且大都为大圆圈圈内套三个小圆圈,暗合“三珠”之名;其穗条状如夜空中拖曳而过的彗星之尾,与“一曰其为树若彗”的描述相吻合。“琅玕树”、“三珠树”的作用也完全一样,即“华实皆有滋味,食之不老不死”。这两种神树的巫术神话深层语义实际上与“三头凤”(离珠)完全一致,二者组合在一起无疑隐喻着生命的流转运动。肖兵先生写道:“窃尝疑所谓‘三珠树’,所谓‘琅玕树’……可能都是离珠之神生命的结晶,是他的所谓‘manna’,也就是‘太阳之精’。”^⑨这一推测颇有道理。笔者认为所谓“天又为生离珠,一人三头,递卧递起,以伺琅玕”中的“以伺琅玕”似应为“以伺琅玕”,用

象征着“生命结晶”或“太阳之精”的“琅玕”之“华实”饲养离珠，使其永生不死，这里表现的是输送生命之能的方式。“递卧递起”隐喻“三头人”（离珠）的生死转换。巫术神话思维不承认真实意义上的死亡，为了合理解释现实中的生死现象，只能采用隐喻的方式把生死描述为“卧”（休眠）、“起”（活动）的交替转换，“卧”与“起”构成了上古神话的生命运动节奏。自然中植物春荣冬枯的生长规律似乎又为神话的生命运动方式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这就不难理解，上古神话为什么总是把植物当作维持永生不死的生命运动的唯一动力。图1“三头凤”绣纹样图案正是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上古神话巫术的功能：离珠（“三头凤”）依赖不死树“珠玕之树”输送的“生命的结晶”或“太阳之精”（华实），一次又一次复活，在动静荣枯的交替循环中，生生不息，永无止境。按照接触巫术规则，与这一图案相接触的墓主自然也被纳入这种生命运动系统，依靠这种神秘的力量从死亡中复活再生。

三、日、月、星三光——生命的本质与内核

上古神话中，太阳崇拜与由日、月、星三光构成的“光明崇拜”占据着十分引人注目的地位，它们形成了原始神话，尤其是自然神话的核心。英国学者麦克斯·缪勒写道：“日出是自然的启示，它在人类精神中唤起依赖、互助、希望与欢乐的情感，唤起对更高力量的信仰。这是一切智慧的源泉，也是所有宗教的发源地”^⑤。诚如所言，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在中国原始宗教神话中确实占据着最为显著的地位。殷墟甲骨卜辞中就出现了大量“纳日宾日”的记载，反映了殷商时期频繁而隆重的太阳崇拜宗教仪式。《礼记·郊特牲》中也有关于祭日的记载：“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

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三头凤”即“太阳鸟”（三足鸟），如果进一步考察马山一号楚墓刺绣品的绣纹图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隐含的“太阳崇拜”与“光明崇拜”的巫术神话意蕴。（见图2）

图2的两侧各有一组日、月、星的象征符号，上面的☉形符号代表太阳，圆圈中画有三足鸟；中间的◇形符号代表星辰；下面的☾形符号代表月亮，形状酷似女阴，老子说：“玄牝之门，天地之根”，此之谓也。丝织品绣纹图案中的这一组日、月、星符号，绝非自由随意的艺术表现，而是集中反映了楚人“光明崇拜”的神话巫术意识。费尔巴哈写道：“一切只要有点生气的宗教，都把它们的神灵搬进云端，搬进太阳、月亮、星辰里去。”^⑥对光明的崇拜和迷恋正反映了上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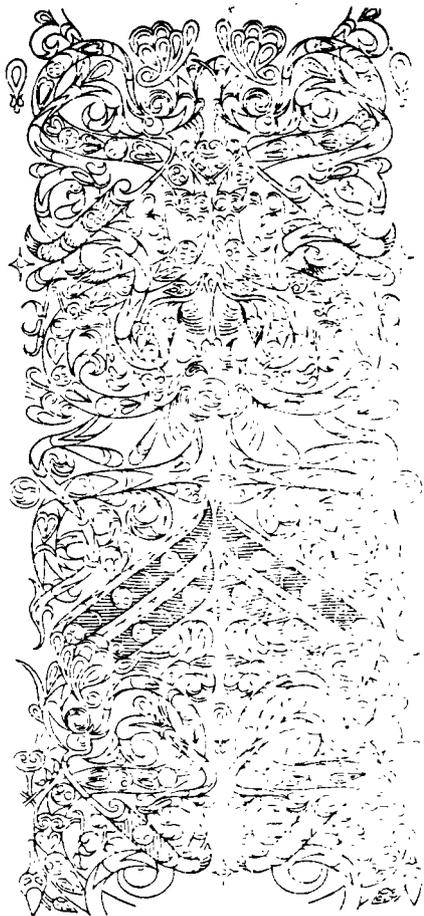


图2. 蟠龙飞凤绣纹样

人特有的心理经验。在楚人的“光明崇拜”中，太阳又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图2中龙、凤躯体上都绣有②形符号，这一符号实际上是太阳的又一变体符号，它几乎出现在马山一号楚墓刺绣品的所有图案中，可谓无处不在。笔者认为，这一符号极可能就是肖兵先生所说的“太阳之精”、“生命结晶”。我们可以看到，图2中的两条蟠龙躯体上各有9个②形符号，与之相连的两只凤冠上也各有1个②形符号。这种数量组合关系决非偶然，其中似隐含着“十日神话”原型。《山海经·海外东经》曰：“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有所浴，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如果将“凤”看作“大木”上枝，将“龙”看作“大木”下枝，这一组合形象的神话含义就昭然若揭了。实际上图2中的龙、凤与中间的“扶桑”状植物（这一植物形状与马王堆西汉帛画中的“扶桑”完全相同）纠结在一起，已经给我们以明确的提示。

“十日神话”在上古时期影响极大，楚人为崇日民族，其随葬品纹饰突出太阳的地位，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太阳是自然界发光体中最辉煌壮丽的物体，在上古人的心理世界中，太阳必然成为自然万物的生命本原，美的极致。古罗马作家普林尼（公元23年——79年）在他的《自然史》一书中写道：“我们应该相信，太阳是整个世界的生命和（更坦率地说）灵魂，不仅如此，它还是整个自然界的主宰。”原始思维认定太阳是一切生命的本原，遍及世界的太阳崇拜表现了早期人类这种共同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情感。卡纳尔写道：“生殖崇拜与太阳崇拜，到处都是比肩而立的。……人类的崇拜，最原始的企求，不外乎是‘繁息’，而繁息与太阳是分不开的，所以，生殖崇拜与太阳崇拜永远勾连在一起。……上古的人，早就认识其本身及禽兽之所以繁生增殖的原因，故此，不怪乎他们所崇拜的神祇，有许多同时兼为太阳神与生殖神。”^⑩这些论述给人以极大启发，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上古人崇拜太阳的心理动机：上古人把太阳看成生命的本原，对太阳的崇拜实际上就是对生命的迷恋和渴求。屈原《涉江》中写道：“与天地兮齐寿，与日月兮同光。”同样把日、月看作永生的象征。这些诗句与图2中的“太阳崇拜”、“光明崇拜”相互印证，鲜明而强烈地表现了楚人渴求永生、迷恋生命的狂热情感。

四、亲密交合的三位一体——龙飞凤舞虎生风

在马山一号楚墓刺绣品绣纹图案中，龙与虎也是反复出现的艺术形象，它们往往伴随着凤而出现，构成龙飞凤舞虎生风的宏大场面，表现出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冲击力。我们可以看到，时而龙凤两两相傍，耳鬓厮磨，俯首俛颈，亲密无间（见图3）；时而凤龙虎三位一体，首尾相连。

有人认为这些绣纹样中的龙、虎与凤处于对立的地位，因而是楚人贬抑的对象。全面考虑古代记载和出土文物，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似乎不太准确。事实上，楚人不仅崇凤，同时也尊崇龙虎。据历史记载，楚国国宝为“九龙之钟”，代代相传，奉为神物。越人击败楚军，占据郢都，第一件事就是毁坏“九龙之钟”，从心理上打击楚人。这些反面材料证明“九龙之钟”在楚人心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考古文物也为我们提供了楚人崇龙的实物证据。曾国为楚国附庸，其国宝重器的铸造风格必然会受到楚人的影响，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其青铜鼓座上即铸有八对大龙。楚人有“九龙之钟”，曾人编钟上仅有八龙，也隐约透露了楚与曾的统属关系和等级差别。随曾侯乙编钟出土的还有楚王禽章缚，缚座上也铸有双龙。这些出土文物无疑为楚人崇龙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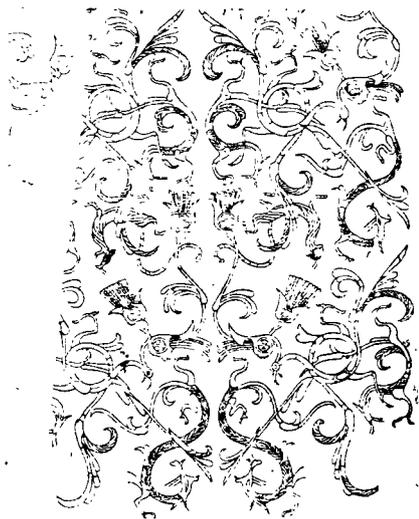


图 3. 舞凤飞龙纹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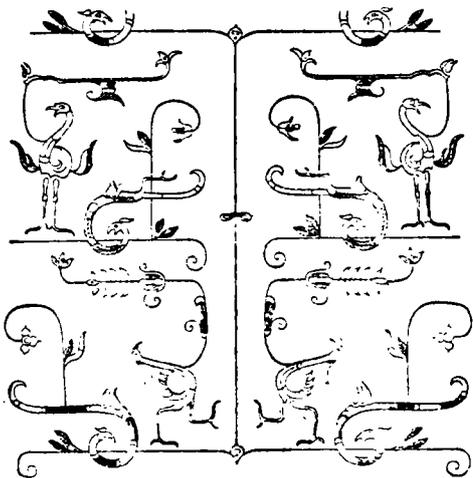


图 4. 龙凤虎纹绣纹样

“虎”也同样是楚人尊崇的对象。《左传》宣四年曰：“初，若敖娶于邾，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邾，淫于邾子之女，生子文焉。邾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邾子田，见之惧而归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实为令尹子文。”楚国贤相以“虎”为名字，楚人崇虎意识不言而喻。

在上古神话中，龙虎与光明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山海经·大荒北经》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郭璞注引《诗含神雾》曰：“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消息，故有龙衔火精以往照天门中。”龙在上古神话中既然与火精（光明）联系在一起，关于它的神话传说自然应是光明神话的衍变和派生。

虎在上古神话传说中也是光明之神，《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说昆仑之墟“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面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开明兽身大类虎面九首”显然是“虎”的神化，其主要职责是看守天门，“开”即“启”，“启明”似应为星名，其与“光明神话”的联系显而易见。

既然在上古神话中龙、虎都与“光明神话”密切相关，因而它们不可能与太阳鸟——凤处于对立面。细辨古代典籍记载，日、月、星“三光”与凤、龙、虎三位一体的对应关系隐约可见。按照神话互渗转化的规则，凤龙虎之间应是一种亲密交合无间的伴生依存关系，这从图 3、4 的构图意识可以清楚地看到。

图 3 中的龙凤成对相傍，它们的躯干都长着相同的“三珠树”，暗示两者生命内核的同质互渗。图中的凤或仰首后倾，或直立展翅，作飞舞状，凤身的“三珠树”却无一不向龙倾斜，龙也昂首翘望，着意逢迎，实际暗示着两者亲密交合的关系。

图4中以“凤”为中心,以凤身的“三珠树”为联接物,将凤、龙、虎缟连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动态的生命运动形式,形象地表现了各种生命形式的亲族关系与生命内核在各种个别生命形式之间的流转互渗。

综上所述,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刺绣品上的动植物、自然物及其组合关系都具有某种特定的巫术宗教含义和功能,它们与古代典籍的有关记载在整体上对应相关,在细节上密合一致,其意义指向十分明确,无不表现出楚人生命一体化的巫术宗教意识、强烈的生命情感和超自然的心理经验世界,从而构成了楚人观念中生气盎然的关于宇宙生命运动的系统信息。具体地说,以太阳为中心的“三光”是这一宇宙的生命本原,其光明之能就是自然万物的生命内核或生命结晶。在“三光”生命本原与万物生命形式之间有一层中介物,即以三珠、琅玕、扶桑为代表的神树,它们具有两种功能,一是保护装置,如“扶桑”,它护卫着“十日”,所谓“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就暗示了这种保护作用;二是输送装置,“三珠”、“琅玕”都是不死亡之树,它们的“华实食之不老不死”,奥秘在于其中蕴含着太阳之精——生命结晶,图1、图4中植物上的☉形太阳符号就清楚地透露了这一点。“珠玕之树”将来自太阳的光明——生命之能源源不断地输送给自然万物,为各种个别生命形式的流转再生提供了动力。至于龙、凤、虎则是万物生命形式的代表,它们都具有同质的生命内核。在不断地吸取“珠玕之树”输送的光明——生命之能条件下,这些个别生命形式不断地转换互渗、动静交替,从而达到永生不死。按照巫术规则,当墓主被包裹在这些具有巫术功能的刺绣品中时,其生命内核就被纳入这一生命运动系统,而抛掉了旧的生命载体,如蝉蜕壳,进入新的生命载体。在楚人的超自然心理经验世界中,宇宙万物就在这一生命转换运动过程中生生不息,永不消亡。

《易·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对永生的顽强追求,对死亡的厌恶和恐惧,形成了古人对生命不可毁灭的坚定信念。上古的巫术宗教仪式中无一不贯注着这种坚定的生命信念。正是在这种生命信念的支配下,楚人创造出马山一号楚墓刺绣品图案中的神话宇宙生命运动系统。依靠这一神话宇宙生命运动系统,楚人破除了对死亡的强烈恐惧,肯定了自我的存在和生命的永恒,正如卡西尔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理解为就是对死亡现象坚定而顽强的否定”^⑧。

注 释:

- ① 参见饶宗颐:《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卷考释》,香港中文大学《东方文化》1954年第1卷第1期,第78页。
- ②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 ③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
- ④ 肖兵:《中国文化的精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72页。
- ⑤ 麦克斯·缪勒:《比较神话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 ⑥ 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页。
- ⑦ 卡纳尔:《性崇拜》,海天出版社1989年版。
- ⑧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责任编辑 张炳焯)